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唐 语 林

玄宗诸王友爱特甚，常思作长枕大被，与同起卧。诸王或有疾，上辄转终日不能食。左右开喻进膳，上曰：“弟兄，吾之手足，手足不理，吾身废矣，何暇更思饮食？”上于东都起五王宅^①，又于上都创花萼楼^②，益与诸王会聚。或讲经义，赋诗饮酒，欢笑戏谑，未尝猜忌。

肃宗为太子，尝侍膳。尚食置熟俎^③，有羊臂臠^④，上顾太子，使太子割。肃宗既割，余污漫刃，以饼洁之。上熟视，不怪。肃宗徐举饼啖之，上大悦，谓太子曰：“福当如是爱惜。”

玄宗西幸，始入斜谷^⑤，天尚早，烟雾甚晦。知顿使、给事中韦稠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^⑥，跪献于马首，数四，上不为之举。稠惧，乃注以他器，自引一，满于上前。上曰：“卿以我为疑耶？始吾即位之初，尝饮大醉，损一人，吾悼之，因以为戒。迨今四十余年，未尝甘酒味。”指力士及近侍者曰：“此皆知之，非给卿也。”

李师古跋扈^⑦，惮杜黄裳为相^⑧，未敢失礼。乃寄钱物百万，并毡车一乘。使者未敢进，乃于宅门伺候。有肩舆自宅出，从婢二人，青衣褴褛。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相公夫人。”使者遽归以告，师古乃止。

杜太保宣简公^⑨，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，后三年为淮南节度使。其子来投，公取其黄金还之，緘封如故。

裴尚书武，奉寡嫂，抚甥侄，为中表所称^⑩。尚书卒后，工部夫人崔氏话其仁，辄流涕。工部名佖^⑪，有清德，武之长兄也。兄弟皆为八座^⑫，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，四世入南北省。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。泰章后亦为尚书。

荥阳郑还古^⑬，俊才嗜学，性孝友。初家青、齐间^⑭，值李师道叛命，扶老亲归洛。与其弟自舁肩舆，晨暮奔迫，两肩皆庖。妻柳氏，仆射元公之女^⑮，有妇道。弟齐古，好博戏赌钱，还古帑中恣其所用，齐古得之辄尽。还古每出行，必封管钥付家人曰：“留待二十九郎。悦博^⑯，勿使别取债息，为恶人所陷也。”弟感其谊，为之稍节。有堂弟善鬻粟^⑰，投许昌军为健儿，还古使使召之，自与洗沐，同榻而寝。因致书方镇，求补他职。竟以刚燥喜持论，不容于时。

路相随幼孤，其母问：“汝识汝父否？”曰：“不识。”母曰：“正如汝面。”随号绝久之，终身不照镜。李卫公慕其淳素笃行，结为亲家，以女适路氏。

司稼卿梁孝仁，高宗时造蓬莱宫，诸廷院列树白杨。将军契苾何力^⑱，铁勒之渠率也，于宫中纵观。孝仁指白杨曰：“此本易长，三数年间宫中可阴影。”何力一无所应，但诵古人诗云：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”意此是冢墓间

木，非宫室中所宜种。孝仁遂令拔去，更种梧桐。

昆明池者^①，汉武帝所置。蒲鱼之利，京师赖之。中宗朝，安东公主请之，帝曰：“前代以来不以与人，此则不可。”主不悦，因役人徒别凿，号曰“定昆池”^②。既成，中宗往观，令公卿赋诗。李黄门日知诗曰^③：“但愿暂思居者逸，无使时传作者劳。”及睿宗即位，谓之曰：“当时朕亦不敢言。非卿忠正，何能若是？”寻迁侍中。

德宗既贬卢杞^④，然常思之。后欲稍迁，朝臣恐惧，皆有谏疏。上问李泌公曰^⑤：“卢杞何处奸邪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行军司马^⑥，韩愈为巡官。或讥年辈相悬。周愿曰：“大虫老鼠，俱为十二相属，何怪之有？”旬日传于长安中。

高祖时，严甘罗，武功人^⑦，剽窃，为吏所拘。上谓曰：“汝何为作贼？”对曰：“饥寒交切，所以为盗。”上曰：“吾为汝君，使汝穷之，吾之罪也。”赦之。

姚崇引宋璟为御史中丞，顷之入相。宋善守法，故能持天下之政；姚善应变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二人执性不同，同归于道，协心翼赞，以致于治。

开元中，山东蝗。姚元崇奏请遣使分捕。上曰：“蝗虫，天灾也，由朕不德而致焉。卿请捕之，无乃违天乎？”崇曰：

“《大田》之诗‘秉畀炎火’者，捕蝗之术也。古人行之于前，陛下用之于后。行之，所以安农除害，国之大事也，陛下熟思之！”上曰：“事既古，用可救时，朕之心也。”遂行之。是时中外咸以为不可，上谓左右曰：“与贤相讨论已定，捕蝗之事，敢议者死。”自是所司结奏，捕蝗十分去四。

张九龄累历刑狱之司，无不察。每有公事，胥吏未敢讯劾，先禀于九龄。召囚面讯曲直，口占案牒。无轻重，皆引服。

广德二年，春三月，敕工部侍郎李栖筠、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硙十所，通白渠支渠，溉公私田。岁收稻二百万斛，京城赖之。常年命官皆不果敢，二人不避强御，故用之。

李封为延陵令，吏人有罪，不加杖罚，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。随所犯轻重，以日数为等级，日满乃释。吴人著此服出入，州乡以为大耻，皆相劝励无敢犯，赋税常先诸县。既去官，竟不捶一人。

宝历中^②，亳州云出圣水^③，服之愈宿疾，亦无一差者。自洛以来及江西数十郡^④，人争施金货之衣服以饮焉，获利千万，人转相惑。李德裕在浙西^⑤，命于大市集人，置釜取其水，设司取猪肉五斤煮。云：“若圣水也，肉当如故。”逡巡熟烂。自此人心稍定，妖者寻而败露。

张杰夫前自襄州从事至京，失马。台中三院多亲友，为

马求价。同列或有隙，不肯署字，权范独先署，谓众曰：“某向不与张熟，但闻其在穷丧马。正当求禄求知之际，不可使徒行。且一千何足为轻重？”

武宗好神仙，道士赵归真者^⑤，出入禁中，自言数百岁，上颇敬之。与道士刘元靖力排释氏^⑥，上惑其说，遂有废寺之诏。宣宗即位，流赵归真于岭南，戮元靖于市。

宣宗性至孝，奉养郑太后于大明宫，不为别宫。舅郑光为平卢、河中两镇节度使^⑦。大中七年，自河中来朝，上询其政事，光不知文字，对皆鄙俚。上命留光奉朝谒。后以光生计为忧，乃厚赐金帛，不复更委方镇。

武宗于大明宫筑望仙台，其势中天。宣宗即位，杀道士赵归真，而罢望仙台院。大中八年^⑧，复命葺之。右补阙陈谏已下面论其事^⑨，立罢之，以其院为文思院。

宣宗密召学士韦澳^⑩，屏左右，谓澳曰：“朕每与节度、观察、刺史语，要知所委州郡风俗物产。卿采访撰次一书进来。”澳即采十道四藩志，撰成，题曰《处分语》，自写面进，虽子弟不得闻。后数日，薛弘宗除邓州刺史^⑪。澳有别业在南阳，召弘宗钱之。弘宗曰：“昨日中谢，圣上处分当州事惊人。”澳访之，即《处分语》中事也。

乐工罗程者，善弹琵琶为第一，能变易新声。得幸于武宗，恃恩自恣。宣宗初，亦召供奉。程既审上晓音律，尤自刻若，往往令侍嫔御歌，必为奇巧声动上，由是得幸。程一

日果以睚眦杀人^⑧。上大怒，立命斥出，付京兆。他工辈以程艺天下无双，欲以动上意。会幸苑中，乐将作，遂旁设一虚坐，置琵琶于其上。乐工等罗列上前，连拜且泣。上曰：“汝辈何为也？”进曰：“罗程负陛下，万死不赦。然臣辈惜程艺天下第一，不得永奉陛下，以是为恨。”上曰：“汝辈所惜者罗程艺耳，我所重者高祖、太宗法也。”卒不赦程。

宣宗猎苑北，见樵者数人，因留与语，言泾阳百姓^⑨，因问：“邑宰为谁？”曰：“李行言。”“为政何如？”曰：“性执滞。有劫贼五六人匿军家，取来直不肯与，尽杖杀之。”上还宫，以书其名帖于殿柱上。后二年，行言领海州^⑩，中谢。上曰：“曾宰泾阳否？”对：“在泾阳二年。”上曰：“赐金紫^⑪。”再谢。上曰：“卿知著紫来由否？”行言奏不知。上顾左右，取殿柱帖子来宣示。

宣宗视李远《郡谢上表》^⑫，左右曰：“不足烦圣虑。”上曰：“远郡更无非时章奏此《谢上表》，安知其不有情恳乎？吾不敢忽。”

宣宗在位逾一纪^⑬，忧勤无怠。天下虽小康，而间水旱。又宣、洪、潭、青、广等数郡军乱^⑭，盖将帅失于统御，而不日安辑。时称“小太宗”。

大中已后，宰相堂判无及路严者^⑮。尚书杜悛^⑯，悛之弟^⑰，守泗州^⑱，为庞勋所围，以孤城自全。高锡望守滁州^⑲，婴城固拒而死。严判崔雍状云：“锡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崇；杜悛孤垒自全，寻加异奖。”

开元初年，上悉出金银珠玉、锦绣之物于朝堂，若山积，皆焚之，示不复御用。

姚开府凡三为相，皆兼兵部。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，皆能暗计之。

江淮贾人，有积米以待踊贵。画图为入，持米一斗，货钱一千，以悬于市。扬州留后徐粲杖杀之^⑤。

李惠登自军吏为隋州刺史，自言：“吾二名惟识‘惠’字，不识‘登’字。”为政清静无迹，不求人知。兵革之后，阖境大化。

苏颐少不得父意^⑥，常与仆夫杂处，而好学不倦。每欲读书，患无灯烛，尝于马厩灶中吹火照书诵焉。其苦学如此。

郑虔^⑦，天宝初协律^⑧，采集异闻，著书八十余卷。人有窃窥其草稿，上书告虔私修国史，虔遽焚之，由是贬谪十余年。方从调选，授广文馆博士。虔所焚稿既无别本，后更纂录，率多遗忘，犹成四十余卷。书未有名，及为广文馆博士，询于国子司业苏源明^⑨，源明请名为《会粹》，取《尔雅序》“会粹旧说”也。西河太守卢象赠虔诗云^⑩：“书名《会粹》才偏逸，酒号屠苏味更醇^⑪。”即此也。

著作郎孔至撰《百家类例》^⑫，第海内族姓，以燕公张

说等为近代新门^⑤，不入百家之数。驸马张洎^⑥，燕公子也，观至所撰，谓弟垝曰：“多事议！天下族姓何关汝事，而妄为升降？”垝与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时工部侍郎韦述谄谏士族^⑦。至书初成，以呈韦公，以为可行也。及闻洎言，恐惧，将追改之。韦曰：“文士奋笔将为千载之法，奈何以一言自动摇？有死而已，胡可改也！”遂不改。

代宗独孤妃薨，赠贞皇后。将葬，尚父汾阳王子仪在邠州^⑧，其子尚主^⑨，欲致祭。遍问诸吏，皆云：“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。”子仪曰：“此事须柳侍御裁之。”时殿中侍御史柳并^⑩，字伯存，掌书记，奉使在邠。即急召之，既至，子仪曰：“有切事，须藉侍御为之。”遂说祭事，殿中初亦对如诸人，既而曰：“礼缘人情。令公勋德，不同常人，且又为姻戚。今自令公始，亦谓得宜。”子仪曰：“正合某本意。”殿中草祭文，其官衔称驸马都尉郭暖父、具官某，其文并叙特恩许致祭之意，辞简礼备，子仪大称之。

宪宗问宰相曰：“天子读何书即好？”权德舆对曰^⑪：“《尚书》。哲王轨范，历历可见。”上曰：“《尚书》曾读。”又问郑余庆曰^⑫：“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何如？”奏曰：“《老子》述无为之化。若使资圣览，为理国之枢要，即未若《贞观政要》。”

裴晋公平淮西后，宪宗赐玉带。临薨欲还进，使记室作表^⑬，皆不惬。乃令子弟执笔，口占状曰：“内府珍藏，先朝特赐。既不敢将归地下，又不合留向人间。谨却封进。”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。

杨京兆兄弟皆能文^⑦，为学甚苦。或同赋一篇，共坐庭石；霜积襟袖，课成乃已。

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^⑧，碑头便曰：“韩弘为统^⑨，公武为将。”用左氏“栾书将中军^⑩，栾黶佐之^⑪”。文势也亦善，亦是效班固《燕然碑》样^⑫，别是一家之美。

刘禹锡曰：“《春秋》称‘赵盾以八百乘’。凡帅能曰‘以’，由也，由赵盾也。”

又曰：王莽以羲和为官名^⑬，如今之司天台^⑭，本属太史氏^⑮。故《春秋》史鱼、史苏、史暨，皆知阴阳术数也。

陆法和尝征蜀^⑯，及上白帝城，插标曰：“此下必掘得诸葛亮镞。”即掘之，得箭镞一斛。或曰：“当法和至此时，去诸葛亮犹近，应有人向说，故法和掘之耳。”法和虽是异人，未必知诸葛亮箭在此耳。

诸葛亮所止，令兵士独种蔓青者，何也？曰：“取其甲生啖，一也；叶舒者煮食，二也；久居则随以滋长，三也；弃去不惜，四也；回则易寻而采之，五也；冬有根可斲食^⑰，六也。比诸蔬属，其利博哉！”三蜀之人今呼蔓青为“诸葛菜”，江陵亦然。

白居易，长庆二年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^⑱，替严员外休复。休复有时名，居易善为之代。时吴兴守钱徽、吴郡守

李穰皆文学士^⑧，悉生平旧友，日以诗酒寄兴。官妓高珍珑、谢好好巧于应对，善歌舞。后元稹镇会稽^⑨，参其酬唱，每以简竹盛诗来往。居易在杭，始筑堤捍钱塘潮。钟聚其水，溉田千顷。后浚李泌六井^⑩，民赖其汲。在苏作诗，有“使居全未厌钱塘”之句。及罢，俸钱所留守库，继守者公用不足，则假而复填，如是五十余年。及黄巢至郡，文籍多焚烧，其俸遂亡。

吕衡州温^⑪，祖延之，父谓，俱有盛名。至大官，家世碑志不假于人，皆子孙自撰。云：“欲传庆善于后嗣，儆文学之荒废。”

进士李为作《泪赋》及《轻》、《薄》、《暗》、《小》四赋；李贺作乐府，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。二子竟不远大。世言文字可以见分命之优劣。

李德裕镇浙西。有刘三复者^⑫，少贫苦，有才学。时中使贾诏赐德裕，德裕谓曰：“子为我草表，能立构否？”三复曰：“文贵中，不贵速得。”德裕以为然。三复又请曰：“中外皆传公文，请得以公文观之。”德裕出数轴，三复乃体而为表。德裕尤喜之。遣诸京师，果登第。其子邺，后为丞相，上表雪德裕冤，归棹洛中。

稷下有谚曰^⑬：“学识何如观点书。”书之难，不唯句度义理，兼在知字之正音、借音。若某字以朱发平声，即为某字，发上声，变为某字，去、入又改为某字。转平、上、去、入易耳，知合发、不发为难。不可尽条举之，今略指一

隅。至如亡字、无字、毋字，并是正“无”字，非借音也。今见点书每遇“亡有”字，必以朱发平声，其遇“毋”字亦然，是不知亡字、亾字、毋字、母字点画各有区别。“亡”从一点、一画、一， “亾失”之“亾”中有“人”，“毋有”字其画尽通也，“父母”字中有两点。其“无”、“无”二字，今多混书，陆德明已有论矣。

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，自朝还，马误入人家而不觉。

柳芳与韦述善^⑤，俱为史学。述卒后，所著书未毕者，芳续之。

李翰文虽宏畅^⑥，而思甚苦涩。晚居阳翟^⑦，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。思涸则奏乐；神全则缀文。

沈既济撰《枕中记》^⑧；韩愈撰《毛颖传》^⑨，不下史篇，皆良史才也。

贞元十二年，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不协^⑩，蔡南史、独孤申叔播为乐曲，号《义阳子》，有《团雪》、《散雪》之歌。德宗怒，欲废进士科，后独流南史而止。

元和已后，文笔学奇于韩愈，学涩于樊宗师^⑪。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^⑫，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^⑬，学浅切于白居易；学淫靡于元稹，俱名“元和体”。大抵天宝之风尚党^⑭，大历之风尚浮，贞元之风尚荡，元和之风尚怪也。

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使^⑤，镇陈留^⑦。后兼统江淮诸道，将图进取，中官络绎。镐起自布衣，一二年登宰相，正身特立，不为苟媚，阉宦去来，以常礼接之，由是为阉竖所嫉，称其无经略才。征入，改为荆府长史^⑧。未几，又除洪府长史、江西观察使。

高平徐弘毅为知弹侍御史^⑨，创制一知班官，令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，到台司举而罚焉。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：“未到班行之中，何必拾人细事？”弘毅报曰：“为我谢公卿。所以然，不以恶其无礼于其君。”

代宗时久旱，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门街造龙^⑩，召城中巫覡舞雩。干与巫覡史起舞，观者骇笑。经月不雨。幹又请祷于文宣王^⑪。上闻之，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命毁土龙，罢祈雨，减膳节用，以听天命。及是大沛，百官入贺。

顺宗寝疾，韦执谊、王叔文等窃弄权柄^⑫。宪宗在东宫。执谊惧之，遂令给事中陆质侍读^⑬，潜伺上意，因解之。及质发言，上曰：“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读，何得言他？”惶惧而出。

裴先德珣在中书^⑭。有故人，官亦不卑，自远而至，珣给恤甚厚，从容款狎。乘间求京府判司，珣曰：“公诚佳士也，但此官与公不相当，不敢以故人之私，而隳朝廷纲纪^⑮。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，不妨郤得。”其执守如此。

柳公绰善张正甫^⑯，柳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^⑰，去盖下

马而拜。张却之，不从。他日，张言于公绰曰：“寿郎相逢，其礼太过。”柳作色不应。久之，张去，柳谓客曰：“张尚书与公绰往还，欲使儿子于街市骑马冲公绰耶？”张闻，深谢之。寿郎，仲郢小字也。公绰为西川从事，尝纳一姬，同院知之，或征其出妓者。公绰曰：“士有一妻一妾，以主中馈，备洒扫。公绰买妾，非妓也。”

张正甫为河南尹，裴中令伐淮西，置宴府西亭。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^⑩，张正色曰：“相公此行何为也？可记得河南府解头？”中令有惭色。

韩愈病将卒，召群僧曰：“吾不药，今将病死矣。汝详视吾手足支体，无诳人云‘韩愈癫死’也。”

李石从子庾^⑪，少擢，进士第，石之力也。累拜监察御史，分司东都。崔相铉镇淮南^⑫，到洛累日不拜筵。庾封其节，将奏之，时人称焉。

韦澳为京兆尹，豪右敛手。郑光，宣宗舅，庄租不纳，澳系其主者，期以五日，不足，必抵法。太后为言之，上延英问澳，曰：“今日纳租足，放否？”澳曰：“尚在限内，来日既不得矣！”澳既出，上连召之，曰：“国舅庄租今日纳足，放主者否？”澳曰：“必放。”上白太后曰：“韦澳不可犯，且与送钱纳却。”顷刻而租足。

懿宗迎佛骨，自凤翔至内，礼仪盛于郊祀。中出一道，夹以连索，不得辄有犯者。车马相接，绋以组绣；缘路迎

拜，数十里不绝。天子亲幸安福楼，以锦彩成桥。骨至，即降楼，礼讫，然后迎入禁中，置于安国寺。宰相以下，施财不可胜计。百姓竟为浮图，以至失业。明卒，懿宗崩，京兆尹薛逢毁之无遗。

徐大理有功^⑩，每见武后将杀人，必据法廷争。尝与武后反复，词色愈厉。后大怒，令拽出斩之，犹回顾曰：“身虽死，法终不可改。”至市，临刑得免，除为庶人。如是再三，终不挫折，朝廷倚赖，至今犹忆之。其子预选，有司皆曰：“徐公之子，安可拘于常调乎？”

狄内史仁杰^⑪，始为江南安抚使，以周赧王、项羽、吴夫槩王、春申君、赵佗、马援、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，有害于人，悉除之。惟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伍子胥四庙存焉。

睿宗朝，太平公主用事，柳浑以斜封官复旧职^⑫，上疏谏曰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纳姚、宋之计，咸黜斜封。今以斜封之人不忍弃，是先帝之意不可违。若斜封之人不忍弃，是韦同将、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^⑬，李多祚、郑克乂之法不可清雪^⑭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？使善恶不定，反覆相攻，致令君子之道消，小人之道长；为正者衔冤，附伪者得志，将何以止奸邪？将何以惩风俗耶？”睿宗遂从之，因而擢浑拜监察御史。

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^⑮，累迁内史，后以赃罪流于岭南死。楚客无他材能，附会武三思，神龙中为中书舍

人。时西突厥阿史那与忠节不和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^⑩。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贿^⑪，请发兵以讨西突厥，不纳元振之奏。突厥大怒，举兵入寇，甚为边患。监察御史崔刺劾楚客等，中宗不从，遂令与刺和解。俄而韦氏败，楚客等咸诛。

崔颢有美名^⑫，李邕尝欲一见^⑬。及颢至献文，其首云：“十五嫁王昌。”邕叱起曰：“小子无礼！”遂不接。

肃宗以王玙为相^⑭，尚鬼神之事，分遣女巫遍祷山川。有巫者少年盛服，乘传而行，中使随之。所至诛求金帛，积载于后，与恶少数十辈横行州县。至黄州^⑮，左震为刺史，晨至驿门，扃户不启，震命坏锁而入，曳巫斩阶下，恶少皆死。籍其缗钜万，金宝堆积，悉列上曰：“臣已斩巫，请以所籍钱，代臣贫民输税。其中使送上，臣请死。”朝廷慰劳之。

李汧公勉罢岭南节度^⑯，至石门停舟^⑰，悉搜家人犀象投入水中。

许孟容为给事中^⑱，宦者有以权幸相诱者，拒绝之。虽不大拜，亦不为患。

韦相贯之为右丞^⑲，僧广宣造门曰：“窃知阁下不久拜相。”贯之叱曰：“安得此言！”命草奏。僧惶恐而出。

朝廷每降使新罗，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。唯李纳判官

一无所受^⑩，深为同辈所嫉。

唐公临性宽仁多恕。尝欲吊丧，令家僮归取白衫，仆童误持余衣，惧未敢进。临察之，谓曰：“今日气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且止之。”又令煮药，不精，潜觉其故，又谓曰：“今日阴晦不宜服药，可弃之。”终不扬其过失。

裴度在中书，印忽亡失，度命张筵，举座不晓其故。夜半宴酣，左右曰：“印复得。”度不答，极欢而罢。或问其故，度曰：“此盖诸胥盗印书券耳。缓之则存，急之则投诸水火。”人服其临事不挠。

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。虽所服用不可缺者，客称某物可佳可爱，公辄喜授之。有陈苕者^⑪，侯其始请月俸，常往称其钱帛之美，月有获焉。

文宗对翰林诸学士，因论前代文章。裴舍人素数称陈拾遗名^⑫，柳舍人璟目之，裴不觉^⑬，上顾柳曰：“陈字伯玉，近亦多以字行。”

文宗将有事南郊。祀前，本司进相扑人，上曰：“方清斋，岂合观此事？”左右曰：“旧例也，已在外祇候。”上曰：“此应是要赏物，可向外相扑了。”即与赏令去。又尝观斗鸡，优人称叹大好鸡，上曰：“鸡好，便赐汝。”

夏侯孜在举场，有王生者，有时名，遇孜下第，偕游京西。凤翔节度使馆之^⑭，从事有宴召焉^⑮。酒酣，以骰子祝